

双柏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期

政协双柏县委员会文史组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日

目 录

一、国民党双柏县国大代表选举的回忆.....段雪峰（1）

二、访张文华老伯 谢临危解难.....朱光勋（5）

国民党双柏县国大代表选举的回忆

段 雪 峰

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把革命进程分为三个时期：一为军事时期，即组织武装起义，推翻满清政府，以及护国护法打倒袁世凯等大大小小的北洋军阀等军事行动，组织稳定统一的革命政府。二为训政时期，即宣传三民主义以及民主政体的各种制度，提高人民文化与觉悟，并写了一本叫《民权初步》的书，教育人民，使之懂得公民的权利义务，正确行使选举、罢免等民主权利。三为宪政时期，正式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民意代表组成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总统等国家领导人，是为宪政完成。以后人民觉悟提高，政局稳定再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以逐步达到小康及世界大同的理想社会。

蒋介石在北伐以后，逐渐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背信弃义，排除异己，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清党运动，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借口实施孙中山先生的训政计划，以达其独裁统治之目的，表面上是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代行国民大会之权力，实则蒋介石一人“总裁”而已。

抗战后，蒋介石为应付舆论，勉强成立了一个国民参政会（包括各党各派的代表），装装民主门面，实际并无任何国家权力。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迫于社会舆论以及中外形势的压力，不得不玩弄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高喊和平、民主、自由，公布宪法草案，准备召开国民大会，实现还政于民的诺言，完成孙中山先生宪政计划；另一方面又自命为领导抗日胜利的大英雄，囊括了日美在华军事装备，实力雄

厚，不可一世，可以一举消灭共产党，便于1946年1月撕毁和中国共产党签定的《双十协定》，悍然发动内战，同年也积极准备配合军事行动，制定选举法规，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及立法委员，召开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它各民主党派参加的“制宪”的国民代表大会。

国民党规定的国民大会代表，基本每县一人，候补代表二至三人，表面上是无记名，自由投票选举，实际候选人由国民党包办提名，其中也不得不让给借以装饰民主的民青两党一部份名额（当时有民社党及青年党参加选举），另外也被上一件民主自由的外衣，规定其它人也可以通过500以上的选民提名，向选举事务所登记，成为代表候选人。

1947年7月，省县各级选举事务所成立，当时我在个旧任税务稽征处长，年纪尚轻，爱国热情正盛，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百年之间，灾难频仍，每有杰士仁人，挺身救国，不惜牺牲，前有康梁及维新六君子，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廖仲恺等，后有为抗日战争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国共两党先烈，都为的是争取民主自由，国家强盛，乘抗日胜利的热潮，举行首次大选，青年人理应积极参加。当时有些不正确的想法，因而也函请家乡好友李春茶、王文俊两同志代为办理竞选双柏县国大代表的一切手续，也印发了一些自我鼓吹的宣传品。

参加双柏县国大代表竞选的有：曾任滇黔绥靖公署军士训练大队长的杨克诚，曾任泸西师范学校校长的黄培兴，云南大学毕业曾任云南省财政厅视察员的苏铭芳和我共四人。我们四人当时都不在双柏，也没有回去作些什么竞选活动。我是当中年纪最轻（26岁），资历最浅，又没有豪绅大富背景支持，自然当选的可能性也不大。但受到国民党政治影

响，新闻封锁，只知道英美代议制度资产阶级民主优越的一个青年，误认为这是我国百年来的创举，来之不易，积极参加竞选活动是热爱祖国关心政治的表现，至于能否当选并不在意。黄培兴是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我和其余两名都是选民提名。当时国民党曾发出号召：所有国民党党员都要积极支持国民党及民青两党提名的候选人，保证其当选，这样以组织关系强迫命令对待党员曾引起我的极大的不满，当时有的头面人物如省党部书记高云裳，财政厅厅长毕秀升等都曾为此而发出要求选举指定的某某等信函，我就接到过很多封。

解放前的双柏交通闭塞，文化落后，识字者甚少，什么叫民主选举多不知道，只有听命于乡镇保长的安排，叫选什么人就选什么人，更有豪绅地主，也可以直接左右着乡中的选举，如龙田乡之谭××，龙山镇之周××，公然宣称只选某人不选某人，其他乡镇也是如此。选举结果：苏铭芳获得选票最多，其次是我，以下黄培兴、杨克诚。但国民党政府的选举事务所责令苏铭芳和我让给黄培兴，也不发给当选证书，我是第一候补，省选所硬性只发给第二候补的证书，而票数最多的苏铭芳就坚决不愿退让。1948年国民党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国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苏铭芳就自费到达南京，联合和他情况相同的，票多未得当选的广东顾泽滋、江西杨翊新、云南梁河的杨世麟，籍贯未详的赵遂初等十余人组成：“绝食护宪代表团”上书抗议，并购买了一具棺材抬着进入国民代表大会会堂，表示誓死相抗。并在大会堂内绝食斗争，蒋介石迫于舆论和面子，只好发给他们当选证书，准其参加大会。

据我记忆所及，当时云南省国大代表选举票多而被迫让的不只苏铭

芳、杨世麟二人，如马龙县之孟立人被迫让给青年党的田^良晟；盐丰县布秉武被迫让给民社党张崇如；景东邱开基被迫让给民社党康^良祺；鹤庆县李耀廷票多被迫后调解第一次让给李宗黄出席，第二次还给李耀廷出席。据当时报端批露，被迫退让的还有昆明、沾益、华宁、宣威、~~溪~~江、文山、~~巍~~山、大理、漾濞、凤仪、丽江、剑川、鹤庆等十四、五个县。特别是盐兴县，国民党提名的民社党党员沈源镇为候选人，结果沈仅得五票，选民提名的何少诚得一万二千多票。省党部省选所还要^得一万多票的何少诚把代表资格让给仅五票的沈源镇，真是天大的笑话。象这样的滥用资产阶级民主，可与指鹿为马媲美。我国从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政府以后曾多次试行英美的议会制度，结果演出了袁世凯的以抢杆子迫选曹錕的以金钱贿选，加上这一次选举后迫让，后先辉映无独有二。

这次选举及片面召开国大是国民党蒋介石配合发动内战的反动措施，企图一举消灭共产党以实现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制的目的，虽然他不顾舆论谴责，一意孤行，颁布了所谓“新宪法”，登上了总统的宝座，勉强结束了这场闹剧，但终于彻底丧失了民心，导致事与愿违的后果。最后，双柏的国大代表苏铭芳也跟着蒋介石逃往台湾。

访张文华老伯 谢临危解难

朱 光 勋

一九四九年十月，我随军南下，到双柏县工作，组织安排，任云龙镇镇长。一九八七年三月，有幸和三十七年前共危难中认识的张文华老伯相见，故人重逢，思绪万千，往事历历在目，……。

一九五〇年四月四日（农历清明）县委书记胡廷祥安排我和原云龙镇保长杨以忠（窝碑村人），到秧田冲召开农民会议，开展征收累进粮工作。当天，我俩先到杨以忠家，由杨安排两个农民，通知各农户，次日下午，到秧田冲山坡上的祠堂里开会，第二天一早，我二人即向秧田冲出发。

途中，多次和农民相遇，曾两次有人告诉杨以忠：土匪捉解放军，你不能带他（指我）跑来跑去的。北方人初到双柏，口音不同，我没仔细听明白他们说话的意思，杨也没告诉我他们说的啥问题，因急于完成任务，没过多考虑闹土匪的事，和杨直往秧田冲走去。

中午，到达秧田冲祠堂。杨和一中年人做饭，我打开背包休息。约半个小时后，我刚垮出祠堂门，只见山下有人直往祠堂冲来，我看情况紧急，肯定有事发生，便很快下山，在半坡上与小学李如栋老师相遇，李老师告诉我：解放军同志，赶快离开此地回城去，土匪到处抓工作人员。我立即转回祠堂，借口对杨以忠说，县委有紧急通知，要我马上进城。会议暂时停开，并要他和我同路回城。

一路上，行不多久，事情发生了。两个土匪（一叫王开顺，已被枪

另一个不祥姓名)。身背大刀，从后山直冲祠堂抓人，可扑了个空，追问做饭的中年人，才知道我们已取道小路进城去了。土匪随即下山，紧紧追赶而来，我们从蚕豆田方^向进城途中，突然听到枪声，情况越来越紧，我要杨以忠取小路回城。我们改道，未被土匪发觉，他们仍向蚕豆田方向直追不停。一个多小时后，我们进入一个山冲——丫头坟山沟，杨要我在这里休息，他以找人给我送吃的，顺便打听一下情况为借口，到上树尾村保长张文华家，表面上要张给我送吃的东西，保护我的安全等等，杨以忠却通匪告密，要土匪到丫头坟山沟捉我（据审讯所知）。当时，蚕豆田、上树尾一带，已有土匪包围丫头坟山沟，伺机行动这时，天色渐黑，张文华在打听土匪消息的路上，两次遇到土匪，并追问他：见到大军没有？！张文华摇头说没见到。他和张国云二人，避开土匪，偷偷向丫头坟山给我送饭来。为使我不暴露身份，以他的普通衣服，换下我的军装。他又看到我仅有一支六发子弹的拉七枪，把他自己五十发子弹的推轮枪换给我护身。面临被土匪抓住的危险，我向张文华做了工作：你救了我，共产党会宽大你的……。张文华却说出他心底里的话：救人一难，能消百日灾！

张文华、张国云二人，就在这伸手不见掌的黑夜中，巧妙地以“押解”我，送交土匪为名，从丫头坟山沟先送到大独田老晏家的大地梁子，再由张国云送我到大窝碑杨以忠家，交给县公安局长张明正同志。就这样，我被解救了。^{到了}杨以忠家，我才知道，张文华还有一个弟弟张文安，为掩护解放军脱险，曾到妥甸小村找到西南服务团人员胡德渊，并设法也把胡护送到杨以忠家，交给了张明正同志，我和胡在窝碑杨以忠家见面了。

杨以忠和我分手后，途中遇到张明正，张问了我的情况，便把他带到大窝碑他自己家里被看守起来。这时，我才知道征粮的二十多位同志惨遭土匪杀害，噩耗传来，泪如泉涌。年轻的战士，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第二天早晨，我和张明正局长及八十个公安队员回县，下午四点多钟，土匪即进攻双柏县城。

在革命的征途上，是好心的张老伯，使我虎口脱险而得以幸存。

三十七年过去了，为落实我的政策，重返双柏，有幸再见张老伯，重温往事，倍感觉有好政策，民有爱国心，军民情长，为革命张老伯临危解难，我终生难忘。

如今，张老伯已七十六岁高龄，忆当年，感慨万千，他说：民国三十七年当保长，曾几起几落，与之同时的杨以忠、杨家禄、刘明良几个保长，土改时都被镇压了，上下几个村里的群众都说我救过大军，做过好事，区别对待，我才活到今天。如今，晚年生活如意，衷心感谢党的好政策！

一九八七年三月